



列傳第四十九 晉書七十九

御撰

謝尚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幼有至性七歲喪兄哀慟過禮親戚異之八歲神悟夙成鯤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顏回也尚應聲荅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席賓莫不歎異十餘歲遭父憂丹楊尹溫嶠弔之尚號咷極哀旣而收涕告訴舉止有異常童嶠甚竒之及長開率穎秀辨悟

絕倫脫略細行不爲流俗之事好衣刺文
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善音樂博
綜衆藝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
爲小安豐辟爲掾襲父爵咸亭侯始到府
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雝雝
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
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
傍若無人其率詣如此轉西曹屬時有遭
亂與父母乖離議者或以進仕理王事婚

姻繼百世於理非嫌尚議曰典禮之興皆
因循情理開通弘勝如運有屯夷要當斷
之以大義夫無後之罪三千所不過今婚
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塞也然
至於天屬生離之哀父子乖絕之痛痛之
深者莫深於茲夫以一體之小患猶致忘
思慮損聰察況於抱傷心之巨痛懷怛
之至戚方寸旣亂豈能綜理時務哉有心
之人決不冒榮苟進冒榮苟進之疇必非

所求之旨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
或有執志丘園守心不革者猶當崇其操
業以弘風尚而況含艱履感之人勉之以
榮貴邪遷會稽王友入補給事黃門侍郎
出爲建武將軍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
隨三郡軍事江夏相將軍如故時安西將
軍庾翼鎮武昌尚數詣翼諮謀軍事嘗與
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
應聲中之翼卽以其副鼓吹給之尚爲政

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爲尚造烏
布帳尚壞之以爲軍士襦袴建元二年詔
曰尚往以戎戍事要故輟黃散以授軍旅
所處險要互崇其威望今以爲南中郎將
餘官如故會庾冰薨復以本號督豫州四
郡領江州刺史俄而復轉西中郎將督揚
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
大司馬桓溫欲有事中原使尚率衆向壽
春進號安西將軍初符健將張遇降尚尚

不能緩懷之遇怒據許昌叛尚討之爲遇
所敗收付廷尉時康獻皇后臨朝即尚之
甥也特令降號爲建威將軍初尚之行也
使建武將軍濮陽太守戴施據枋頭會冉
閔之子智與其大將蔣幹來附復遣行人
劉猗詣尚請救施止猗求傳國璽猗歸以
告幹幹謂尚已敗慮不能救已猶豫不許
施遣參軍何融率壯士百人入鄴登三臺
助成譎之曰今且可出璽付我凶寇在外

道路梗澁亦未敢送璽當遣單使馳白天
子聞璽已在吾許知卿等至誠必遣重軍
相救并厚相餉幹乃出璽付融融齎璽馳
還枋頭尚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
璽致諸京師時苻健將楊平戍許昌尚遣
兵襲破之徵授給事中賜輅車鼓吹戍右
頭永和初拜尚書僕射出爲都督江西淮
南諸軍事前將軍豫州刺史給事中僕射
如故鎮歷陽加都督豫州揚州之五郡軍

事在任有政績上表求入朝因留京師署
僕射事尋進號鎮西將軍鎮壽陽尚於是
採拾樂人并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鍾
石之樂自尚始也桓温北平洛陽上疏請
尚為都督司州諸軍事將鎮洛陽以疾病
不行升平初又進都督豫冀幽并四州病
篤徵拜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未至卒於歷
陽時年五十詔贈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謚曰簡無子從弟奕以子康襲

爵早卒康弟靜復以子肅嗣又無子靜子
虔以子靈祐繼鯤後

謝安

安子琰
安弟萬
安兄奕
石兄子朗
琰子混
萬弟石
奕子玄
弟子龜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父裒太常卿安年
四歲時譙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
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沉敏風
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
去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豐

豐爲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
名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竝以疾辭寓
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
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
世意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
之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
復除尚書郎琅邪王友並不起吏部尚書
范汪舉安爲吏部郎安以書距絕之有司
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遯東

土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
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
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
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
邪舟人承言即迴衆咸服其雅量安雖放
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
就簡文帝時爲相曰安石旣與人同樂必
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爲
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

猶出萬之右自幼有公輔之望處家常以
儀範訓子弟安妻劉惔妹也既見家門富
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
掩鼻曰恐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
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
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
之曰卿累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
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
如卿何安甚有愧色既到溫甚喜言生平

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
此客不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
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今司馬著帽
進其見重如此溫當北征會萬病卒安投
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
後爲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
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受顧
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
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

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温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温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謚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己温威振内外人情噂喏互生同異安與坦

之盡忠臣翼終能輯穆及温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表弘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温薨錫命遂寢尋為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王坦之出為徐州刺史詔安總關中書事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彊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策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

晉書卷四十九
導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
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
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
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
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
致患邪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
王彪之等以外寇爲諫安不從竟獨決之
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無
勞怨又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

時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錄
尚書事固讓軍號于時懸象失度亢旱彌
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
封之頃之加司徒後軍文武盡配大府又
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
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時苻堅強盛疆
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
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剋捷拜衛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

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
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荅曰已別有旨既
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
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碁賭別
墅安常碁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
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
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
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
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

之徐荅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
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
如此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
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揚州荆司豫
徐兗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
黃鉞其本官悉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安
上疏讓太保及爵不許是時桓沖既卒荆
江二州竝缺物論以玄勲望宜以授之安
以父子皆著大勲恐必爲朝廷所疑又懼桓

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
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荆
州改桓伊於中沔石虔爲豫州既以三桓
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
類皆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
音樂及登台輔暮喪不廢樂王坦之書喻
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於土山營
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
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

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
知王味之不宐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
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
王道子專權而姦諂頗有相扇構安出鎮
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
於西池獻觴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
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
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
道懷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宐

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
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玄抗威
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
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當輿入
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
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
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
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
王酉今太歲在西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

遜位詔遣侍中尚書喻旨先是安發石頭
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誤衆亦怪
異之尋薨時年六十六帝三日臨于朝堂
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
千匹蠟五百斤贈太傅謚曰文靖以無下
舍詔府中備凶儀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
桓溫故事又以平苻堅勲更封廬陵郡公
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
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荅曰有蒲葵扇五

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
增數倍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
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
以數之及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
之名為召伯埭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
為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
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
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
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歿落

歸山丘慟哭而去安有二子瑤琰瑤襲爵
官至琅邪王友早卒子該嗣終東陽太守
無子弟光祿勳模以子承伯嗣有罪國除
劉裕以安勲德濟世特更封該弟澹為柴
桑侯邑千戶奉安祀澹少歷顯位桓玄篡
位以澹兼太尉與王謐俱齋冊到姑孰元
熙中為光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冊禪
宋

琰字瑗度弱冠以貞幹稱美風姿與從兄

護軍淡雖比居不往來中宗子弟惟與才
令者數人相接拜著作郎轉祕書丞累遷
散騎常侍侍中苻堅之役安以琰有軍國
才用出爲輔國將軍以精兵八千與從兄
玄俱陷陣破堅以勲封望蔡公尋遭父憂
去官服闋除征虜將軍會稽內史頃之徵
爲尚書右僕射領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
將軍如故又遭母憂朝廷疑其葬禮時議
者云潘岳爲賈充婦互城宣君誄云昔在

武侯喪禮殊倫伉儷一體朝儀則均謂宜
資給葬禮悉依太傅故事先是王珣娶萬
女珣弟珉娶安女竝不終由是與謝氏有
隙珣時爲僕射猶以前憾緩其事琰聞耻
之遂自造輜輶車以葬議者譏之太元末
爲護軍將軍加右將軍會稽王道子以爲
司馬右將軍如故王恭舉兵假琰節都督
前鋒軍事恭平遷衛將軍徐州刺史假節
孫恩作亂加督吳興義興二郡軍事討恩

至義興斬賊許允之迎太守魏鄩還郡進討吳興賊丘延破之又詔琰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討孫恩恩逃於海島朝廷憂之以琰爲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軍事本官竝如故琰既以資望鎮越土議者謂無復東顧之虞及至郡無綏撫之能不爲武備將帥皆諫曰強賊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揚仁風開其自新之路琰曰苻堅百萬尚送死淮南況孫恩奔血歸海何能復出若其

復至正是天不養國賊令速就戮耳遂不從其言恩後果復寇浹口入餘姚上虞進及邢浦去山陰北三十五里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恩既而上黨太守張虔碩戰敗羣賊銳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賊旣至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食也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爲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迤狹琰軍魚貫而

前賊於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絕琰至千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後劉裕左里之捷生擒猛送琰小子混混剗肝生食子詔以剗父子隕於君親忠孝萃於一門贈琰侍中司空謚曰忠肅三子肇峻混肇歷驃騎參軍峻以琰勳封建昌侯及沒於賊詔贈肇散騎常侍峻散騎侍郎混字叔源至孝才譽善屬文初孝武帝爲

晉陵公主求婚謂王珣曰主婿但如劉真長王子訖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訖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齋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狔以爲珍膳項上一齋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爲禁齋故珣因以爲戲混竟尚主襲父爵桓玄嘗欲以安宅爲營混曰召

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
畝之宅邪玄聞慙而止歷中書令中領軍
尚書左僕射領選以黨劉毅誅國除及宋
受禪謝晦謂劉裕曰陛下應天受命登壇
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綬裕亦歎曰吾甚
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小字
也

奕字無奕少有名譽初爲剡令有老人犯
法奕以醇酒飲之醉猶未已安時年七八
歲在弈膝邊諫止之奕爲改容遣之與桓
溫善溫辟爲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
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桓溫曰我方外司
馬弈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溫飲溫走
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
何由得相見奕遂攜酒就聽事引溫一兵
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
溫不之責從兄尚有德政旣卒爲西藩所
思朝議以奕立行有素必能嗣尚事乃遷

都督豫兗冀并四州軍事安西將軍豫
州刺史假節未幾卒官贈鎮西將軍三子
泉靖玄泉有名譽歷義興太守靖官至太
常

玄字幻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爲叔父安
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
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荅
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
悅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

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及長有
經國才略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温
辟爲掾竝禮重之轉征西將軍桓豁司馬
領南郊相監北征諸軍事于時苻堅彊盛
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
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雖
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
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
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

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彭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苻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沖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下遣彭城內史何謙游軍襄淮以爲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逵於彭城玄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於泗口欲遣間使報逵令知救至其道無由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趣城爲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

南軍已敗僞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超復進軍南侵堅將句難毛當自襄陽來會超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丘準次堂邑既而盱眙

城陷高密內史毛藻沒安之等軍人相譙
遂各分散朝廷震動玄於是自廣陵西討
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大戰
破之斬其僞將都督顏因復進擊又破之
斬其僞將邵保超難引退玄率何謙戴遂
田洛追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玄參軍劉
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
令李都又破其運艦難等相率北走僅以
身免於是罷彭城下邳二戍詔遣殿中將

軍慰勞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還於廣
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及苻堅自率兵次於
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蜀
漢順流幽并係至先遣苻融慕容暉張蚝
苻方等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
玄爲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
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
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
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

距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即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生擒堅僞將梁他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肥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互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

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肥水石軍距張蚝小退琰玄仍進決戰肥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爲之不流餘衆弃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雲母車儀服噐械軍資珍

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萬餘詔遣殿中
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固讓不受賜
錢百萬綵千匹既而安奏苻堅喪敗宜乘
其豐會以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
石虔徑造渦潁經略舊都玄復率衆次于
彭城遣參軍劉襲攻堅兗州刺史張崇於
鄆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鄆城兗州既平玄
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奭謀
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泝擁二岸之流

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故
謂之青州泝遣淮陵太守以三千人向廣
固降堅青州刺史符朗又進伐冀州遣龍
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據嗃嗷濟
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
立營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
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玄許之丕告飢
玄饋丕米二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
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充青司豫平加

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玄上
疏以方平河北幽冀宜須總督司州懸遠
應統豫州以勲封康樂縣公玄請以先封
東興侯賜兄子玩詔聽之更封玩豫寧伯
復遣寧遠將軍春演伐申凱于魏郡破之
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梁國玄住彭城
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朝議以征
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淮陰序鎮
壽陽會翟遼據黎陽反執滕恬之又泰山

太守張碩舉郡叛河北騷動玄自以處分
失所上疏送節盡求解所職詔慰勞令且
還鎮淮陰以朱序代鎮彭城玄既還遇疾
上疏解職詔書不許玄又自陳既不堪攝
職慮有曠廢詔又使移鎮東陽城玄即路
於道疾篤上疏曰臣以常人才不佐世忽
蒙殊遇不復自量遂從戎政驅馳十載不
辭鳴鏑之險每有征事輒請爲軍鋒由恩
厚忘軀甘死若生也冀有毫釐上報榮寵

天祚大晉王威屢舉實由陛下神武英斷
無思不服亡叔臣安協贊雍熙以成天工
而雲霧尚翳六合未即遺黎塗炭巢窟空
除復命臣荷戈前驅董司戎首冀仰憑皇
威宇宙寧一陛下致太平之化庸臣以塵
露報恩然後從亡叔臣安退身東山以道
養壽此誠以形于文旨達于聖聽矣臣所
以區區家國實在於此不謂臣愆咎夙積
罪鍾中年上延亡叔臣安亡兄臣靖數月

之間相係殂背下逮稚子尋復天昏哀毒
兼纏痛百常情臣不勝榻酷暴集每一慟
殆弊所以含哀忍悲期之必存者雖哲輔
傾落聖明方融伊周嗣作人懷自厲猶欲
申臣本志隆國保家故能豁其情滯同之
無心耳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囊遠圖逮
問臣進止之互臣進不達事機以感境爲
耻退不自揆故欲順其宿心豈謂經略不
振自貽斯戾是以奉送章節待罪有司孰

徇常儀實有媿心而聖恩赦過黷法垂宥
使抱罪之臣復得更名於所司木石猶感
而況臣乎顧將身不良動與豐會謙德不
著害盈是荷先疾既動便至委薦陛下體
臣疾重使還藩淮測甫欲休兵靜衆綏懷
善撫兼苦自療冀日月漸瘳繕甲俟會思
更奮迅而所患沉頓有增無損今者憊憊
救命朝夕臣之平日率其常短加以匪懈
猶不能令政理弘宣況今內外天隔永不

復節寧可卧居重任以招患慮追尋前事
可爲寒心臣之微身復何足惜區區血誠
憂國實深謹遣兼長史劉濟重奉送節蓋
章傳伏願陛下垂天地之仁拯將絕之氣
時遣軍司鎮慰荒雜聽臣所乞盡醫藥消
息歸誠道門冀神祇之祐若此而不差脩
短命也使臣得及視息瞻覩墳柏以此之
盡公私真無恨矣伏枕悲慨不覺流涕詔
遣高手醫一人令自消息又使還京口療

疾立奉詔便還病久不差又上疏曰臣同
生七人凋落相繼惟臣一已孑然獨存在
生荼酷無如臣比所以含哀忍痛希延視
息者欲報之德實懷罔極庶蒙一瘳申其
此志且臣孤遺滿目顧之惻然爲欲極其
求生之心未能自分於灰土悽悽之情可
哀可愍伏願陛下矜其所訴霈然垂恕不
令微臣銜恨泉壤表寢不報前後表跡十
餘上久之乃轉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

內史時吳興太守晉寧侯張立之亦以才
學顯自吏部尚書與立同年之郡而立之
名亞於立時人稱爲南北二立論者羨之
立既輿疾之郡十三年卒于官時年四十
六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獻
武子瑛嗣祕書郎早卒子靈運嗣瑛少不
惠而靈運文藻豔逸立嘗稱曰我尚生瑛
瑛那得不生靈運永熙中爲劉裕世子左
衛率始從立征伐者何謙字恭子東海人

戴逵字安丘處士逵之弟竝驍果多權略
逵厲操東山而逵以武勇顯謝安嘗謂逵
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逵曰下官不堪其憂
家兄不改其樂逵以軍封功封廣信侯位
至大司農

萬字萬石才器雋秀雖器量不及安而善
自銜曜故早有時譽工言論善屬文叙漁
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四
隱四顯爲八賢論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

爲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體公識遠者
則出處同歸嘗與蔡系送客於征虜亭與
系爭言系推萬落牀冠帽傾脫萬徐拂衣
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謂系曰卿既壞我面
系曰本不爲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時亦
以此稱之弱冠辟司徒掾遷右西屬不就
簡文帝作相聞其名召爲撫軍從事中郎
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既見與帝
共談移日太原王述萬之妻父也爲揚州

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聽事
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
非無此論但晚合耳萬再遷豫州刺史領
淮南太守監司豫冀并四州軍事假節王
羲之與桓溫笈曰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
叅諷議故是後來一噐而今屈其邁往之
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溫不從
萬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嘗以嘯詠自高
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自隊主將帥已下

安無不慰勉謂萬曰汝爲元帥諸將安數
接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
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
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既而先
遣征虜將軍劉建脩治馬頭城池自率衆
入渦潁以援洛陽比中郎將郗曇以疾病
退還彭城萬以爲賊盛致退便引軍還衆
遂潰散狼狽單歸廢爲庶人後復以爲散
騎常侍會卒時年四十二因以爲贈子韶

字穆度少有名時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
羯末封謂韶胡謂助羯謂玄末謂川皆其
小字也韶助川並早卒惟玄以功名終韶
至車騎司馬韶子恩字景伯宏達有遠略
韶為黃門郎武昌太守恩三字曜弘微皆
歷顯位

助字長度父據早卒助善言玄理文義豔
發色垂於玄總角時病新起體甚羸不堪
勞於救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

苦其母王氏再遣信令還安欲留使竟論
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
在此兒遂流涕攜助去安謂坐客曰家嫂
辭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助終於東陽
太守子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為會稽王
道子驃騎長史嘗因侍坐于時月夜明淨
道子歎以為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
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
強欲滓穢太清邪子絢字宣映曾於公坐

戲調無禮於其舅表湛湛甚不堪之謂曰
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
渭陽情也絢父重即王胡之外孫與舅亦
有不協之論湛故有此及云

石字石奴初拜祕書郎累遷尚書僕射征
句難以勲封興平縣伯淮肥之後詔石解
僕射大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與兄子玄
琰破苻堅先是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
故桓豁皆以石名字以邀功焉堅之敗也

雖功始牢之而成于玄琰然石時實爲都
督焉遷中軍將軍尚書令更封南康郡公
于時學校陵遲石上疏請興復國學以訓
胄子斑下州郡頗脩鄉校疏奏孝武帝納
焉兄安薨石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以公
事與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長恭甚忿恨自
陳褊阨不允且疾源深固乞還私門石亦
上疏遜位有司奏石輒去職免官詔曰石
以疾求退豈準之常制其喻令還歲餘不

起表十餘上帝不許石乞依故尚書令王
彪之例於府綜攝詔聽之疾篤進位開府
儀同三司加鼓吹未拜卒時年六十二石
少患面創瘵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砥
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故世呼爲謝白
面石在職務存文刻既無他才望直以宰
相弟兼有大勳遂居清顯而聚歛無廢取
譏當世追贈司空禮官議謚博士范弘之
議謚曰襄墨公語在弘之傳胡議不從單

襄子汪嗣早卒汪從兄冲以子明慧
嗣爲孫恩所害明慧從兄喻復以子嵩嗣
宋受禪國除

邈字茂度父鐵永嘉太守邈性剛毅無所
屈撓頗有理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觴樂
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
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論
者以此多邈後爲吳興太守遜恩之亂爲
賊胡桀郗驃等所執害之賊逼令北面邈

厲聲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之有遂害
之邈妻郝氏甚妬邈先娶妾郝氏然對與
邈書告絕邈以其書非婦人詞疑其門下
生仇玄達爲之作遂斥玄達玄達怒遂投
孫恩并害邈兄弟竟至滅門

史臣曰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
臣橫恣其有兼將相於中外系存亡於社
稷負宸資之以端供繫并賴之以晏安者
其惟謝氏乎簡侯任總中臺效彰分閫正

議云唱喪禮墮而復弘遺音既補雅樂缺
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
謝人間嘯咏山林浮泛江海當此之時蕭
然有陵霞之致暨于禡薜蘿而襲朱組去
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彞倫以之
載穆苻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温九五
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容
而杜姦謀宴衍而清君羣寇宸居獲太山之
固惟揚去累卵之危斯爲盛矣然激繁會

於菴服之辰軫一歡於百金之費廢禮於
媮薄之俗崇侈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
而同歸齊奢儉於一致而不知頽風已扇
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期若是琰稱貞幹
卒以忠勇垂名混曰風流竟以文詞獲譽
竝階時宰無墮家風奕萬以放肆爲高石
奴以褊濁興累雖粵微類猶稱名實康樂
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肥之役勅寇望之
而土崩渦賴之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方欲

西平鞏洛北定幽燕廟筭有餘良圖不果
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拊其遺文經綸遠矣
贊曰安西英爽才無辯博宣力方鎮流聲
臺閣太保沉浮曠若虛舟任高百辟惟情
一丘琰邈忠壯奕萬虛放爲龍爲光或卿
或將偉哉獻武功宣授介剋翦凶渠幾清
中寓

列傳第四十九 晉書七十九

音義

鯤音昆 吡音陶 鵠音衢 鵠音欲 襦音日 枋音方 譎音古 宄

梗音色 澁音立 輶音遙 錮音固 悞音徒 甘音 噶音上 啗音下 動

合音集 輯音 胼音 胝音 史音証 上音 蒲音堅 善音市 戰音 賭音 覩音 履

音逆 旃音薄 蓋音 憾音下 紺音 疋音烏 光音 血音女 六音 迮音狹

上音側 傾音 反音 艦音胡 黯音 剝音苦 胡音 禁音 齋音力 充音 狔

亦音豚 戴音 遂音 徒音 困音 反音 東音 莞音 官音 涂音 度音 平音 盱音 眙音 盱音 眙音 盱音 眙音

反音 航音胡 郎音 虫音 七音 吏音 屈音 氏音 支音 駱音 駝音 徒音 河音 濁音 賴音

古音 和音 棚音 側音 戟音 派音 匹音 卦音 碣音 磳音 上音 苦音 勞音 反音 春音 桂音

風俗通彭城各景以鏞音 的音 零音 撫音 云音 子音 居音 列

為計掾右有此姓 懷音 落音 侯音 瑛音 真音 鶴音 肇音 昌音 兩音 脩音 治音 直音 之音 褊音 阮音 方音 上

緬音 反音 下音 采音 舐音 食音 爾音 郤音 告音 懟音 直音 類音 禡音 池音 爾音 泌音

鄙音 媚音 瞰音 苦音 澁音 媮音 記音 候音 頹音 盧音 潰音

列傳第五十 晉書八十

御撰

王羲之

子玄之 疑之 徽之 子楨之 徽之弟操之 獻之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顛顛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顛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

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浮雲矯若鸞龍深爲
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爲
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
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
爲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
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
曰王氏諸少竝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
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
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

祕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累遷長
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寧
遠將軍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
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爲侍中吏部尚書
皆不就復授護國將軍文推遷不拜揚州
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遣羲之
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
如吾等亦謂爲然至如足下出處正與隆
替對豈可以一出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

之適幸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可以求美
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羲之
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直王丞相時果
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
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
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
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
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
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

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
日碑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爲疑
宐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羲之旣拜
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爲右軍將
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温不協羲之以
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以與浩書以誠
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爲必敗以
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爲姚襄所敗
復圖再舉又遺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

慨怛不能湏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
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
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頤思弘將來今天
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
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
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
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
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
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

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
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
更虛已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
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
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
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
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
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
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

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重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監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脩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

徵役無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剥遺黎刑徒竟路殆同奏政惟未加叅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會稽王牋陳浩不互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人耻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

愛今外不寧內憂以深古之弘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美決勝必宐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

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顧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

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問間行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況則大臣未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負

之憂不獨在昔糜庶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時東土饑荒義之輒開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義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遣尚書僕射謝安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

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
終考其殿最長吏充殿命檻車送詣天臺
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
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
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
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
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泄事未嘗
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
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

足統之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
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
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
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
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歛以資姦吏
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
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及者衆虛耗至此而
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
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

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禽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涿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怠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

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為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竝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以申其志曰永和九年歲

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
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
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
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
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
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
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
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
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

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
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不知老
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
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
能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
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
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
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
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

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
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或以
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義之比於石崇聞
而其甚喜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
鳴求市未得遂攜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義
之將至烹以待之義之歎惜彌日又山陰
有一道士養好鵝義之往觀焉意甚悅因
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
耳義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爲樂其

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見棊几滑淨因書
之直草相半後爲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
懊者累日又嘗在葢山見一老姥持六角
竹扇賣之義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
愠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
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
來義之笑而不答其書爲世所重皆此類
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
猶當鴈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

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草草卷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卷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

羲之當候已輒洒掃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爲恨及述爲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羲之常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羲之恥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旣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

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辯其刑政主者
疲於簡對義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於父
母墓前自誓曰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
朔九日辛亥小子義之敢告二尊之靈義
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
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
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
之誠常恐斯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
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

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
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
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
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
有如皦日義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
水之游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共脩服
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
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
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

輒作數日惡義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
須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其樂懽之
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時劉惔為
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麋飲食豐
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
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義之在坐曰令巢
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竝有愧色初義
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
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汚身穢跡可謂艱

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為慶幸豈
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游還脩植桑果今
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
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
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以輕薄庶
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
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田視地利願養
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燕雖不
能興言高詠銜杯飲滿語田里所行故以

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
賈班嗣揚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
夫志願盡於此也萬後為豫州都督又遺
萬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
羣辟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
事行藏乃為達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
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
而古人以為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
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敗年五十

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旨固
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
凝之亦工草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
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
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為之備凝之不
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江曰吾已請
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所不設備遂為
孫恩所害

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為大司馬桓溫

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爲車騎桓冲
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
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
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冲行植
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
獨擅一車冲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
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
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時吳中一
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

下諷嘯良久主人洒掃請坐徽之不顧將
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懽而
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
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嘗
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
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
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
友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
反何必見安道邪雅性放誕好聲色嘗夜

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賞并丹高
絜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若此
時人皆欽其才而穢其行後為黃門侍郎
棄官東歸與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云人
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
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
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
今君與弟筭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
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

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
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子楨之
楨之字公幹歷位侍中大司馬長史桓玄
為太尉朝臣畢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亡叔
在坐咸為氣咽楨之曰亡叔一時之標公
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

操之字子重歷侍中尚書豫章太守
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
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為一時之冠年數

歲嘗觀門生樗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
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慙
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
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
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
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
其少言故知之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
火發徽之遽走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
左右扶出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

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
特置之羣偷驚走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
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嘆曰此
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
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桓溫嘗使書扇
筆誤落因畫作烏駝犍牛甚妙起家州主
簿祕書郎轉丞以選尚新安公主嘗經吳
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
徑入時辟疆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旣畢

傍若無人辟彊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儻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謝。安甚欽愛之。請爲長史。安進號衛將軍。復爲長史。大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互絕此法。獻之。揣知其

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荅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荅曰。人那得知。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及安薨。贈禮有同異之議。惟獻之。徐邈共明安之忠勳。獻之乃上疏曰。故太傅巨安。少振玄風。道譽洋溢。弱冠遐棲。則契齊箕。皓應運。釋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載宣威靈。強猾消殄。功

勳旣融投鞍高讓且服事先帝眷隆布衣
陛下踐阼陽秋尚富盡心竭智以輔聖明
考其潛躍始終事情繾綣實大晉之雋輔
義篤於曩臣矣伏惟陛下留心宗臣澄神
於省察孝武帝遂加安殊禮未幾獻之遇
疾家人爲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
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獻
之前妻郗曇女也俄而卒於官安僖皇后
立以后父追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

謚曰憲無子以兄子靜之嗣位至義興太
守時議者以爲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
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
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廩置左右以翫
之始羲之所與共游者許邁

許邁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也家世
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
郭璞璞爲之筮遇泰之上六爻發璞謂曰

君元吉自天互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
鮑靚隱跡潛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之探
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雷
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
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於是立精舍於
懸雷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
仙館朔望時節還家自省而已父母既終
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攜其同志徧游名山
焉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桓山餌木涉三年

時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
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爲
樂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
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終焉之志
乃改名玄字遠游與婦書告別又著書十
二首論神僊之事焉羲之造之未嘗不彌
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玄遺羲之書云
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
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

之自爲之傳述靈異之跡甚多不可詳記
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
矣

制曰書曷矣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
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
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縱師互
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畧可
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迥絕論其盡善
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踈密霞舒雲卷

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
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
殊非新巧觀其字勢踈瘦如隆冬枯樹覽
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
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
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世擅
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
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卧王蒙於紙中坐
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

筋窮萬穀之皮歛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
 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
 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
 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
 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
 翫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
 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列傳第五十

晉書八十

音義

炙之夜噉反徒敢反啗反徒濫反亟反紀力反饋反達位反麋
 音泣反力至反浙反旨熱反禊反胡許反湍反他端反倦反渠眷反
 也出姥反莫補反斐几音刮反古滑反懊反烏到反叢反阻反
 反洒反先礼反頽反蘇朗反暎反皎反彷彿反二音反犖反呂角反
 柱頰反上張反禹反反擇反勅居反掣反尺折反駁反特反上北反
 下音儵反助庚反殿榜反博朗反釘反丁定反橙反都鄧反鬚反
 相俞反揣反初委反韋反分物反裘反秩靚反疾政反雷反力救反槎枿反
 五曷反說文反春蚓音引反翥反之據反蟠音盤反

